

朱颜

花花了·著

我等待了千年投系绝情，
人世浮生，只看一眼，生死缠绵，情仇怨天，
在这样的红尘，是那悸动了我的红线？
又将带走我的千年……

朱熹

花花丁·著
珠海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第四卷 《惑世》

- | | | |
|-----|------|----|
| 第一章 | 葵莲酒居 | 5 |
| 第二章 | 东诸来客 | 14 |
| 第三章 | 白衣女子 | 24 |
| 第四章 | 皇城命案 | 33 |
| 第五章 | 陌路惘然 | 42 |
| 第六章 | 此别无日 | 52 |
| 第七章 | 北岑霜篇 | 62 |
| 第八章 | 华葛忆篇 | 72 |
| 第九章 | 东诸迷篇 | 81 |
| 第十章 | 西婪离篇 | 89 |

第五卷 《天命》

第一章	冰生芙蓉	103
第二章	残梦终别	113
第三章	别恨难离	124
第四章	骄龙傲凤	134
第五章	逆转辉华	144
第六章	无徒迷踪	154
第七章	春尽无华	163
第八章	望夏阑珊	171
第九章	诛有天日	180
第十章	战歌哀怜	189



第六卷 《终回》

第一章	相逢遗恨	203
第二章	一曲终绝	213
第三章	血泊冰海	222
第四章	无期无归	232
第五章	逆回相待	241
第六章	濡沫之恨	249
第七章	雪落无声	257
第八章	后言暖春	265

花语

花花丁·著 珠海出版社



第四卷
· 惑世 ·



天气晴朗，春闹依然继续着。杉儿牵着一个四五岁左右的男孩在街头走着，小男孩看起来很活泼，乌发黑眸，有一张惹人喜爱的脸，他眨着眼睛，左看右看，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杉儿姐姐，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小男孩稚嫩的声音在人群里奋力而兴奋的嚷着。

“桂桂乖，不要跑太快……”杉儿一手牵着他，感觉自己简直是在被拖着走，只能无奈地苦笑。

“啊！姐姐你看！有杂耍！”桂桂粉粉的小脸因为激动而泛起好看的红晕。

“啊……不要跑这么快啊！”杉儿在人群里踉跄了一下，手上的小人儿早已窜进了人潮，“桂桂！桂桂！”

桂桂冲向街道另一侧的杂耍处，那里人潮涌流，十分热闹。

两边街市中间是大道，用来通行马车牛车或是其他交通工具。一顶华丽的白锦裘帘马车快速驶来，两匹矫健白马相并而驰，马车上半透纱幔轻舞，人人纷纷侧目而盼，这等气派的马车，达官贵人也极少乘坐——

“让开！让开！——”

桂桂懵在原地，惊恐地注视着眼前啼嘶的马——

“嘶！！！——”

两匹马陡然停住！前蹄高高扬起！策马人几乎被掀到空中——

“呀！！！——”策马的男子一声高呵，猛地挥甩鞭子，鞭子在半空中发出一声霹雳响声，白马退走两步，马车终于稳住。

“桂桂！！！”杉儿惊恐跑来，一把将桂桂抱离马蹄边，刚才若那马停晚一步，恐怕桂桂就已经被生生踏过去了。

“怎么让小孩跑到大道上了？！不知道多危险吗？！”策马的男子显得有些火气。

“……对不起……对不起……”杉儿急忙低头赔罪。

“……这不是亲王府的杉儿吗？……”人群里有人认出杉儿来。

“是陛下的侍女……”有人嘀咕道。

策马的男子脸刷的一下白了几分，面色十分尴尬。

“小海，怎么回事？”这时，马车传来轻柔如丝的声音。

杉儿一愣——王妃娘娘地声音？！

她愕然而不知所语的望向马车！

小海放下鞭子，回头道：“惊着小姐了，刚才有一个小男孩突然冲到马车前面，吓到了马……”

小男孩？

沽月汐的心里泛起些苦涩。

——若她的孩子能生下来，也该是个惹人疼爱的小男孩……她在每晚梦里，都能听见孩子用那细细的声音轻唤着娘亲……如今，一切只是恍若隔世。

“……那孩子没受伤吧？”

轻柔的声音再次传出来，杉儿已是激动地不能言语——她的心抽搐着，是娘娘，是娘娘！这是王妃娘娘的声音！！

小海向杉儿怀中的桂桂瞅了瞅，“应该没有吧……他也没哭……”

什么叫应该没有？马车里的沽月汐无奈地摇摇头，这个小海，在酒居里干活倒是利索，可就是马虎了点。

“我下去看看他。”

方才因为马车的骚动，已经聚上来不少围观者，小海有些犯难，“小姐……这里人太多，不太合适吧……”

“没有关系。”

小海听了，只得将帘子揭起，沽月汐戴着面纱，身若柔骨娉婷步下车来——

众人皆惊。

沽月汐一身青衣如水，白纱涣涣，妖娆身姿，发似流云，白色面纱遮面，露出灵动的双眸，眉眼微微含着笑，鬼魅的妖气儿几乎摄走了所有人的心魂儿……

沽月汐牵了衣裙，抬头再看，也是一惊！

——杉儿两眼直直盯着沽月汐！

这身段……虽娇小，但比起王妃娘娘，更显得纤细可人……肤色，也更为

白皙润泽……头发也 longer, 更秀逸……那双魅人的眸子, 有着与王妃娘娘一样的鬼魅, 但其间的妖魅之色更胜三分。容貌被遮, 也能知此色是天人天色, 仙子之色!

这是凡人么?

杉儿怔在原地, 只是看着沽月汐——她是王妃娘娘吗?

沽月汐平缓了心情, 吸了口气, 慢慢步到杉儿面前, 伸出纤柔玉手, 轻轻抚摩桂桂的脑袋——

“受伤了吗?” 声音轻柔, 如春风沐人。

桂桂两只大眼睛愣愣地看着沽月汐, 任由沽月汐抚摩着。

“这个姐姐是神仙吗?” 桂桂转过头天真地对杉儿问道。

沽月汐扑哧一笑, 心想这小孩肯定是没有受伤了……

杉儿愣愣望着沽月汐, 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 她只觉得相似……这举止, 这颦笑, 与王妃太过相似了……

“娘娘? ……” 杉儿一声轻微的低喃, 却惊得沽月汐脸色大变!

沽月汐却仍佯装没有听见, 柔声问: “这是你的孩子吗? 生得真是可爱……”

“这是玉姑姑家乡的遗孤……” 杉儿试探地回答道。

沽月汐心头猛然一怔! 玉姑姑……脑海里浮现出玉姑姑生前对自己的溺爱与照顾……竟觉得难以忍受的苦涩与酸痛!

她不愿再想起了! 所有的一切, 对她而言只是前世! 她不愿再想起了!

杉儿看出沽月汐的异样, 起了疑心, 她继续道: “去年这孩子的父母都病逝了, 再没有人照料, 邻居好心书信给玉姑姑……却不知玉姑姑早已不再王府了……陛下, ……陛下便让我将孩子接到府中照料……”

陛下?!

……是指当年那个无情的林亲王吗?

沽月汐的心是寒的, 她没有任何言语地站起身, 转身要离去——

“……娘娘! 是你吗? ……” 杉儿仍然不死心地追问。

“姑娘, 你认错人了, 我们家小姐是今年初次到皇城的。” 小海跳下车, 一边小心扶起沽月汐上马车, 一边回头对杉儿说道。

“……你们家小姐? ……初次到皇城? ……” 杉儿望着沽月汐的背影, 仍旧无法相信。

沽月汐没有理会什么, 直径坐上车, 放下帘子。小海跳上马车, 重新拿起缰绳, 杉儿急忙跑上前两步, 追问道: “唐突问一句, 你们家小姐姓什么?”



“……这……”小海有些迟疑，看了看车里若隐若显的身影，洁月汐没有做声，于是他放心地对杉儿说道，“姓洁月。”

“洁月……”杉儿喃喃自语。难道真的不是王妃娘娘？……是她弄错了吗？……可是这世上，竟然有声音如此相似之人……

马车已经快鞭离去。

人群渐渐散去。杉儿牵着桂桂木然地望着远去的马车，天真的桂桂翘着小嘴仍是不停地问着：“杉儿姐姐，刚才那个姐姐是神仙吗？她是神仙吧？”

姓洁月的女子……的确很美。尽管她尚未看到这女子的庐山真面目。

杉儿有些不死心。她抱起桂桂，疼爱地说道：“桂桂，我们该回家了哦……”

“好，桂桂听姐姐的话，回家哦……”小男孩摇晃着小脑袋高兴地回答道。

她想回去，告诉涂大人她遇到的这个神秘的女子，也许以涂大人的能力，可以查到一些什么。

她不死心，她不相信王妃就这样死了……

王妃，怎么可能会死呢？

白锦裘帘的马车在玉葵莲酒居大门前停下来，老板娘玉葵莲急急忙忙地快步下楼迎出门来——

“夫人，小姐来了。”小海一个健步跳下车，扯稳缰绳。

玉葵莲谦卑地走上前，小心地为洁月汐掀起帘子，“小姐。”

洁月汐缓步走下车来，望了望酒居里面热闹非凡，不由得一笑，“生意看起来很不错。”

酒居里也有人纷纷探头望出来——

“一切都依小姐所言，宾来客往。”玉葵莲又向四周看看，她很清楚洁月汐这等曼妙的身姿会吸引多少目光，“小姐，我们上楼吧。”

洁月汐轻轻颌首，走进酒居。玉葵莲跟在身后。

三楼最里的包厢，是为洁月汐特别准备的，里面的摆设都依女儿家来设计，挂起的清薄纱幔与琉璃帘子是一层又一层，最为独特的，是这个包厢里放置了一盆又一盆玉葵莲。

玉葵莲独特的清香弥漫着这个房间……香气儿里微微的甜意让人发醉……

这是洁月汐特别交代下来的。她说她待的地方，必须要有这种花。玉葵莲这种花卉不容易成活，酒居的老板娘费了好一番心思，才打理得这般漂亮。

洁月汐走进房中，闻到那迷幻一般的香气儿……

“我总以为我死了，尽管我现在是活生生的，可是我却没有活着的感觉……只有这个气味，能刺得我心口发痛……能让我觉得我还活着，我为什么

活着……”

“小姐……”玉葵莲欠下身来，她本名不叫玉葵莲，这个名号，也是沽月汐的意思，“小姐还是开怀一些吧……”

“我也想开怀，我更想忘记一切。”沽月汐走到一盆玉葵莲旁，就着旁边的软椅缓缓坐下，“但是，我希望我能记得，所以我一直重复着玉葵莲这三个字。我要记得，我是如何死的……我的孩子是如何死的……怜秀，辛苦你了。”

玉葵莲摇摇头，“怜秀不苦，小海他们也不苦，我们为了小姐，赴汤蹈火也愿意。”

“我不会让你们赴汤蹈火的……但也的确需要你们为我做一些事。”沽月汐从腰间取出一纸便签，递给玉葵莲。

玉葵莲接过来，细细看起来。

“这些人都是春分第一天午时三刻出生的男子，只有这些人的血气可以助我。”沽月汐的声音冷冽。

“我明白了，前几天我已经发出了消息，这段时日想见小姐的人已经多不胜数，我只要对照名单，约那些人逐个与小姐见面即可。”

沽月汐点点头，“那我就放心了。”

玉葵莲又细细看了看名单——“……陆旭风？……”

“怎么了？”

“这个男人在前几天曾委托我邀你见一面。”

“哦？……他是什么底细？”

“我让小海去查探过，他是户部尚书的外甥，现在在书院人气很高，近期内可能就会被举荐。”

“是吗……看来还是个栋梁之材呢……呵呵呵呵……”

沽月汐盈盈笑着，一只手轻轻拨弄着盆中的玉葵莲——

“陆旭风？……”林逸之瞥了一眼手中的名单，上面列着今年举荐的贤士名单，“头名陆旭风好像是户部尚书的外甥吧？他上次跟我提过……”

“听闻此人心怀大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涂龙回道。

“……尚书保荐了几次，那就安排一下吧，我也想见见他，若真的是人才，即刻入朝为官也未尝不可。”

“属下会安排的。”

林逸之放下名单，端起茶杯啜了一口清茶。——古色古香的书房里充溢着不知名的檀香气味，香气有着提神醒脑之效。春日的阳光从开着的门窗铺洒进房内，在沉红的地毯上映出光影，使得房间里多出一些暖意。林逸之慢慢步



到窗边，望向远处。

“……杉儿，似乎有些日子没进宫了。”林逸之说道，“比起宫中那些侍女，还是杉儿伺候得让人舒心些，那丫头总是机灵得很……”

“陛下，这几日朝政繁忙，您也有一段时日没回王府了。”

“是吗……”林逸之的声音变得轻柔了些，“我似乎是有些日子没回府里了……”

“陛下放心，有杉儿打理一切，王府一切都很好。”

“我知道……她一向让人很放心。”林逸之的思绪不禁回到一年以前的春分——他怀抱着身体异变的汐儿，失去理智，他不肯承认她的死亡，不肯承认她的离去，不肯承认她带着何等的仇恨离去……是的，是他杀了她，是他亲手杀了他们的孩子……玉葵莲啊……他怕是一生也忘不了这三个字！

究竟，是因为朝政不回去，还是因为不想回去？

西苑的一草一木，都能让他彻底死在回忆里……他开始害怕春天，他甚至希望今年的春天与去年一样天降大雪，而不要这般温暖的这般明媚的这般平和万事兴起的模样，下雪，至少能证明汐儿还存在着，眼下的景象……却再寻不到汐儿的气息……

他并非无情，他只是还不够坚强。

“涂龙，你已身为护城军首帅，还住在王府里似乎委屈你了，改天你寻个好地方，我赐你一座府邸吧。……还有柳言，你们一直跟着我，却未得过我丝毫恩惠。”

“臣惶恐。”涂龙欠下身子，“请陛下收回皇命，我与柳言已经习惯住在王府了，并且一向把王府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看待，再修造府邸实在太过劳民伤财，我们兄弟二人也难以消受……”

林逸之转过身来，看着涂龙，“不要行此大礼了。你与柳言多次救我，我已把你们当成家人看待。”

涂龙直起身子，道：“陛下……我有一事不明，希望陛下能够解答我心中疑问。”

林逸之走回书案前，慢慢坐下，“你说。”

“我知道陛下让柳言去调查一些事宜……”

“你想知道？”

涂龙面色有些凝重，“恕臣直言，我怀疑柳言去调查的事，与王妃娘娘有关。若陛下真把我看作家人，还请坦言相告。”

林逸之显然没有对涂龙的发问感到意外，“我知道你一定会问的。”

“陛下……”

“……我因为一己之私，涂炭生灵，即便是我再怎么努力当一个好皇帝，我始终曾造成过百姓伤亡，但是，对汐儿的死……”林逸之低下头，似乎努力在平复自己的情绪，“汐儿的死，我无法释怀！我不能不去调查——可是，明目张胆地调查会引来百姓如何的猜忌？……更说不定，会引来怎样一场血雨腥风……”

“那柳言他……”涂龙觉得自己的心沉了又沉。

“他现在人在东诸。”林逸之抬起头来，“这一年来他一直来回在华葛与东诸之间。”

“王妃的死跟东诸有关？”涂龙的心一下子被提到嗓子眼！“那皇后呢？！”

林逸之的眉拧起来，“柳言带回的信息有限……而且没有一条与秦岚有关，这里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疑团，我也不知道……”

“陛下！她杀了玉姑姑，杀了平儿，杀了甫笛，又害死了王妃娘娘！她绝对难逃干系！！！”涂龙的情绪变得激动并愤怒。

“涂龙！这里是宫廷！”林逸之挑起眉，提醒涂龙这不合宜的场所。

涂龙愣了一下，咬了牙不再说话。

“这段时间春闹，有不少东诸人来皇城，你多加留意一些。也许，他们会联系秦岚……”

“……属下遵命。”

新月宫——

依照华葛国的传统，先皇仙逝，登基的新王需接收留下的一切，宫中的居所，以及宫中的女人。林然总共有妃嫔十七人，除去死去的琛妃，有十六位，秦岚位居在首，是一国之后。新王登基之后也可另选妃嫔，但是林逸之却从未踏入后宫半步，仿佛，那里不是他的地方。

至于皇后，如果有不德行为，新王也可废黜再另立皇后，但是林逸之也没有这么做，他只是不闻不问，活生生的，以冷漠将秦岚囚在这个华丽的坟墓中……

秦岚在寂寥的庭院里接见了入春之后的第一位客人。

“您的武功越来越让人惊叹了，每次来去宫中都这般自如。”

珩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秦岚，嘴角勾起冷笑，“我们美丽的皇后似乎被打入冷宫了。”

秦岚的脸色阴沉，“请注意您的言辞。”

“难道不是吗？这庭院似乎很长时间没有人打扫了……”

“那是因为我那些该死的侍女遣走了！”秦岚咬着下唇坚决的说道，“都是些没用的饭桶！”



“呵呵……”珩轻轻笑起来，“那男人只是不来看你罢了，何必生这么大的火气呢？……”

眼前的男子清晰而尖锐挑开了秦岚苦苦埋藏的心事，她面带愠色的望向珩，“……你怎么知道？”

“在华葛街头随便打听就能知道，皇帝勤政为民，不问后宫。”

“……是吗。”秦岚撇过头。

“看来，你还没学乖……是想像你父亲那样吗？”

“我爹？”秦岚猛地回过头看向珩，眼睛睁得老大。“……我爹的死，难道是……”

“你爹被林然罢黜，就该老实地回乡，他逃去东诸岂不是泄露了他与东诸的利害关系？”珩凑近秦岚，淡淡地笑着，“为了不牵连陛下，我们也无可奈何啊。”

“你们……”秦岚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惊恐地睁着双眼，直直注视着眼前灰色衣衫的男子，“我爹为东诸效命几十年……就连我也被牺牲入宫为妃，你们……你们……”

珩的表情是冷漠的，他淡然地注视着眼前这个美若桃李的女子，轻轻说道：“为了陛下，秦连必须死。——现在，你也想死吗？”

秦岚怔住，愣愣的无法说话。

“你可知你没有将左颜汐的躯体运回东诸，陛下有多震怒？！一年没有追究于你，你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可是……可是左颜汐的躯体……”秦岚一时竟不知道如何言语了。

“左颜汐的躯体腐坏，你以为因为这个，陛下就会饶了你？”珩的每句话犹如锋芒的刺，直直刺进秦岚的心里！

“珩大人！珩大人！我不想死啊！帮我向陛下求情啊！我不想死……”

珩轻蔑地一笑，“皇后娘娘，请您注意您的仪态——”

秦岚一愣，重新站直身子……一脸茫然地望着珩。

“希望你不要忘了，即使你是一国之后，陛下也不会有任何顾忌，想要你的命，随时都可以……”

“珩大人……”

“也希望你能记住，即使你不得林逸之宠幸，你也是华葛的皇后，对陛下而言还有很多用处。”

秦岚怔怔地望着珩，不明白他要说些什么——

“侯将军现在就在华葛……”珩的目光里闪过一些什么，靠近秦岚，附上